
管子權

管子榷卷第十一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評 旲先秦荀韓闕一篇長議論文字管子大都宜精言以刻新為奇此散散夷衍將材不可及

十萬更岁于上篇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恃力強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智者即聖王也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正人之邪德而民師之師智者也

(劉)：口便伯術本色亦是挾聖入法將無為皇王解微乎

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術德行者也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義術之事始見於人心

[illegible]

（賢人無不進令）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所以進故以凡其名默之物處其是非之理違明為是非者分名是非既分故行賞罰以賞其功効也）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民生其貴賤之禮故國都立也）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資賦成法方乃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君不足貴）致賞則匱致罰則虐（罰而無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故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不信也）是故明

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燕享，弔傷謂喪祭也）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物屬也）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謂洪範之八政）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裹（裹謂財貨所邑裹而藏也）貴之以王禁（[illegible]然後知[illegible]也）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illegible]）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名道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溯而上既盡其搖復歸下而止，性仁然之勢喻人懷德來畏威不去者也）（謂）水波而上二語可以印道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

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illegible]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言罰者罰形或令出錢帛也。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賢人為之視聽，故無不知。治斧鉞者不敢讓刑，讓猶拒也。當其罪，不敢讓刑也。治軒冕者不敢讓賞，當其功，於不[illegible]也。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illegible]莫敢違逆，若子之從父；[illegible]之行長如此者，禮義明故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則賢人隱。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所歸，故百姓不用也。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百姓不用，則天下離叛，將何至哉。故曰：德侵則君危。君德見侵，不危何待。

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不明試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辜受戮故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冀幸之心矣為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騰謂[illegible]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推降故[illegible]四者有一至敗[illegible]人謀之。四者則上之四危也則故遁則故猶足故施舍優以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平非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悅之也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偽止選賢[illegible]

女則通亂隔隔謂隔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別男女則雖先爲亂今亦隔阸也貴賤
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
則下無怨心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
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
也國之所有也民所君也民者已之所君有國君民而使民所
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之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
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二則雖有民是故民非其民也民
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
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

色擬悅媚之從其欲阿而勝之謂由君之非言令色從君色欲動也以巧由賤之其終蒙至於篡殺故曰阿而勝之也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群臣群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之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謂明設而守固之治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偽詐

之人不敢試也不敢為非以尊君此禁正民之道也制諸者用此道以正人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遂行請謁所請既從外貨將說為姦慝者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使者必思貴常伺君以與禍故謂之伏寇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若不能詐君以得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刑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故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其勢不能侵君之勢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黨者誅之

（謂大臣不能役其事）

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游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也會其事者也）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參）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乃為急係取威也）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之以緩故係惠人）威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

趙曰有黨
子有作人

行可威 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之賢故曰易賢不肖也 黨於下 涵詠另

有威矣易之是其黨也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

主而可以為勞於下 之用作人於財下力以上為以勞陷 適有原有

人讒如十有餘年 兼上下以環其私 防上下則則渭用君人之

行德力口上於下曰求其附私竹用 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者

危矣 勞制照不淺能臣加報也爵 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

之實者也 先之君賞行奪善君以之民富君貴也 適先其君四者總

屬中央之人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

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 假衆以如妖此妄者之欲言脅以君威也

是曰君不其下則下患而不當謀事不其道則下勞而不患

蔽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蔽塞也君之令而下出行者許欲幽君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為主其不能通但寵貴之者可以為人役謂臣也言臣主數因此通而主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規其道言勸始謀慮而對患者乃行其事之人為之而不自預此謂君也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百姓百姓勞其身供上之役也以力役

（言以力役明身之氣也以則役心以一中事而作也下同納而民長等切求也）

明（謂臣動力役用其明而理職位）以刑役心（刑法也君明役心以出法制也）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並可不故進退也）而刑道滔赶（滔謂它也赶謂逡逸曲也設法有常不設有合成也）進退者主制（名心進退折以主為制分）滔赶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君臣之道主得制者其事必有方有圓也）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謂君道也間而不滯必運而無礙通有必揚故和之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有常故執而不合以用固而不安則信也）君以利和（君道和則利也）臣以節信（臣則守節）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

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内戒慎之心成形於内
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必王然後德明知
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責己所下失於人必不安安此者從理故
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有失於人心修己自責訂非者反其本也
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求己多以心非德修業改徙行
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求者少必漢望斂人輕於給也
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
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故紀要天時務全人力也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
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發興地利足於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

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所用輔佐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重生故人皆以養其形而牽繫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用法止也〔通〕上束于國之政刑下牽于己衣食之利循法樂生而無携心故愿而愚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力不同故曰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必有勢然後有所立事無為也無所生必有為然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

力邪惡之人後無所立生故民爭而去者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無所食也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適)大國三軍次二軍偏卒大夫一將一軍者扶兵易亂常多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踰雖有大夫偏得出以邪而悲不敢有幸亂心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必待時然後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迂之人太流蕩則迂偏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

子行於褻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而成體順時而王不難矣[illegible]成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竅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四正正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行之官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illegible]妾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宮中之

起。按言庶子為兄弟者雖有才有寵亦不以逐嫡子而傷義故禮家隆而不敢並逆于爵位尊而亦事適子也

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令逐而廢之故不傷義也禮私愛驩勢不竝倫。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雖驩之起異可也餘子之勢終不得與之竝倫也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復尊異必須行之以禮也選為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所立之嫡必選其都雅佼好者又以美衣麗服覆習之章表旗幟旌異之凡此皆所以重嫡子之威也然則兄弟無間郄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弟和故讒人無所作其讒矣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

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德兩兼勞法獲美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俱得其事既周然後舉用之既用之尊勢而明信之也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誋。君明相賢必撰說如流故無諫死之忌也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各得其所故無怨望也㊣通聚立立朝之羣臣鬱怨生於選任之不當而所貴非其賢也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慝姦惡者也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不以無德之人為類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弇勞。不以傷年。有德者超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德掩勞苟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為之傷也㊣通傷年如聖書之

侶資如此則上無因而民不幸生矣（有功無必賞用之故人不）

（以苟生為幸也）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

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

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

別（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別也）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

則失族矣（國已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通）（幾臣權疑

主而操擬衍陰與敵約謀）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

失援矣（為國之幾臣下陰為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故

失其援也）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

必正相必直立以隱（通）相以直道隱匿亭也宮必中信以發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吏之類也有小人之亂並有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言積妬紛然所以亂（通）並后多寵而羣妬極之如夫人五公子晉之里指狐趙呂郤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侵弱相凌故亂也大臣亂曰稱述各述其己德之務不相蔽則亂也長（通）後世所云稱頌大臣功德并操之於漢春秋田氏之於齊晏子云式歌且舞中民亂曰讋謼謂以智詐讋恐詐貨則亂小民亂曰財匱

賦稅重則財匱故亂財匱生薄財不供則禮義息故薄也譖詐生慢不重淳貨而智詐恣譽之斗其侵也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姦皆殘之能為人害也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論妻妾之誠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偏近者而刑殺之如此則黨偏妬詐之變息故內定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其務農也則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所順謂當也故審天時天時各有宜也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淫之謂[illegible]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令得職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命之也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十伍名以徵之也近其罪伏近罪狀即伏罪倒

文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罪以推伏之所以固供者之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師以遂之也）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舉其功過而考之察之知其則皆反其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適）風行草偃陝詩觀風衆風所以稽風衆也吏政易飾民風難變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頓而考之或使之稽衆以立風化其初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也）若出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故士反於情也）

小稱第三十二（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懼而改之）

短語六

評奇造精刻管子書本行也如是作不則累想亦如是真不則屢此小稱三舉管子曰其有意乎為言也指遠文深入儒錯道都非法家之論脩治而可服之第曰短語其體可短不可脩可

小稱不可大議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言但患身之不善毋患人不知已也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人猶知而取之況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

趙の枝以為不善而言人之觀我甚明豈可逃遁以為不善也

是以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必知而名之毋有過而矣命者也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不可以遁逃以為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已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佞媚者善掩其過而飾其非也

(通)鼓鍾聲聞倡聞逖聲不問宮鼓

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其過善故畏之操名從人無不強也謂君自行善持名使之延譽故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去人無善可稱故弱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過惡日聞人共畏之故棄其地而

趙○按別本注聖人託之而行善故可好我託之所行皆可惡又安能美名招徠乎

走也故先王畏民之無善名則弃走故畏人在於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見其運為功用莫大焉故最為利也

通氣者神之運目者神之舍氣與氣交通目與目交視四邪曲直善惡之分各以類相見也故白氣一動志胖乎不掩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精而又神託而行善則譽滿天下故人重而名遂也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獨而不神所行皆可惡用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愛且不能為我欲也託氣既獨雖令人愛猶不得美名況於惡之乎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

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謂於雖美而面作怨氣亦不能爲可好謂聖人外見惡亦不得美名其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皆以采事文以求美名又可得乎謂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皆行惡必無美之名也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更有餘忌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洫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短虛者人之所好故或續之或實之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已故人不罪之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人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稱身之過即是謙受益也治身之節者惠也謙智

之人然後理身節故曰惠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歸之於人如此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懼而修德也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民得善故喜也往喜民善往則人喜也來懼身過來則懼身也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己耳閉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己目見而感則身不敢遂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

毋慎乎近人有以感斥摽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發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遬可及遠道可致（發謂射御被皮者也感謂得其妙有感於心者也）天下有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人內外盡善感之於人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謂迎也）（用此恭遜以相迎接也）則不失於人矣（可以接人何失乎）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尚為不遜身尚不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祭凶事可以居喪大

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之道以理天下民不厭足之）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行恭遜敬愛之理亦不[illegible]損之）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治亂（有恭遜敬愛未[illegible]理無之則亂也恭遜敬愛之身之[illegible]在其身則榮[illegible]夫身[illegible]辱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殊俗不同恭遜敬愛以化之可使生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情[illegible]之[illegible]無恩）故之身者使之愛惡（夫恭遜敬愛化之則生恭遜敬愛者同是此愛）名者使之榮辱（同是[illegible]之名[illegible]則榮無之則辱也恭遜此[illegible]）此

其饑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敬遜然可以發德之萬物〔之〕生也然後也故先王曰道道猶變化也舊本作管仲有病〔圍〕有病以下又掇拾傳記之非一篇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謂諸也言有所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

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必發揚之也。蓋虛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為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通務為矯意勉務其所為。非其質矣。外以務為。內以蓋虛。自古大奸小人之尤。未有不由此塗。亦未有不死。見本性者也。

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注不於死必將戕其本

情未有無欲為意也言之
忠者盡忠乎必將復其不已

人之溺泥其言

也善失而反其真也其生不長其死必不終偽而

露其真也反者情久極而歸性露者性久蓋而歸

情性與情同出而異實天人交操其半我主之天

為先我行之天為後先常不離人後常欲去人一

失一偽一反一露天之乘人而出入機也唯至聖

極惡無出入其中則曹操之奸漢武之紛豈不

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

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巫善令既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兵妄征伐無使
也療之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
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
四所故以管仲為悔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
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闔之故不得出也有一婦人遂從竇入
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
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牙堂巫公子開方四人
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於國之通塗行旅十日不得通過公
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群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

(書於策謂用此七百之書社降下于衛也)食將不得矣(作亂欲令以見故不給之食)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見者遠)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幭所以覆親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以掩尸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奉尊者酒祝令偃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

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四稱第三十三　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評　冗襍比俳書中劣品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

君胡有辱令言已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蔽逭令何勞辱君令而使已言之乎

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

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令以忠誠收聚而明恤之令其大富也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

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齊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者德其義以制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為法式乎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分於美道修而行之自可為也何須聞於惡管子以斗抑起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繡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

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前與之近也）有家不治借人為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其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自為生不相統屬故無朝處也）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不分善惡也）衆所怨詛（詛祝之也）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贅誅其良臣敖其婦女（唯與婦女為敖從也）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諸父惟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則烈

言其法式之政既已糅曲至於刑罰作益酷烈內削其民以為攻伐反以削生為伐功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仕不知而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背私其所有必能於國家又其發又普徧之也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

趙○[illegible]德

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賓事

左右執說以集不斷亡已執佞說以進於君因寵位無求去也專遂
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知退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能必依潛其貴尊其
貨賂卑其爵佞未必佚責其爵位但尊其貨賤而之進曰輔之退曰
不可進於君則言已能為輔弼退而私讒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
我由斯之人不肯故君有敗乃見推過於君云此然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
小人所忌者君子故其筆屁常有嚮嘗之見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誠之心反誠懟
別君求貨然見賤若過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膚然不顧若行省之過貪於貨
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由而事已與之交也倨
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鬭不彌人爭其人見乎則患令閒

無湎雖之心唯趣人詔人有制命不聞可不則向而順之言其接詔湛湎於酒行義不從從順也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生猶奪政況於死後乎保貴寵矜恃寵而矜參者則保辰而貴重㊣擅國毒君上以生奪政柄下以保矜貴寵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而損棄之捕援貨人其所捕進而援引者唯財貨之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同同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用黨而駢竝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過於君也推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

桓公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闕

短語八

管子榷第十一卷終

通校此卷也是侈靡篇不可讀

管子榷卷第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侈靡第三十五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評 逐節生枝葉跌雖瑜瑣瑣玉葉金豆耳非大方之家大約文不論大正以大雅則大以小巧則小

評 俊廉大奇矣時出危言易行動人又時與言弔詭欺人不欲人旦暮如禪偈秘密耳其連行俶儻頗似莊子宿儒難解免亦作者故為方駕兩行之彼談道此談法故異彼負而神而悖此方而詭而細其才亦異政天地之間耶

評 趙氏謂多錯簡誠有之予億ゝ稍可通為置解政恐郢書不免燕或二三旦暮猶差尹氏故耳大要奇文亦只可意會景響解不解之間故非予臣通達之比尚書且今此亦有意擬之云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流古質而今浮故不同也可與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政誅其不詠以後古俈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俈帝俈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餘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道務古而已混同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弊竭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役故上下平也皆而處以遠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不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來者所求足故也故鄉而不理靜也立雖

趙曰按獄者令物體不具也

蓋曰一足有張一足無疵以此十人之所以當死也今周公之刑法極於斷指之罪斷首之罪斷之故之為于殺使不能服雖蓋而民必不服然氏多人法謂而治今人法非不治也

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蹏腓一蹏屨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若一隻屨以恥之可以當死刑

（通）一蹏腓一蹏屨承衆刑之化也曷加于諸侯大夫不上諸侯安可施刑刑則災制

六師弁已令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令周公謂時所用法也指考也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應斷足所隱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以審也罪斷足者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人情之然乎時弊故也豈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生也今地則從刑以殺人之生殺物君則從所以養人

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既惰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下謂

頭○大昬猶言昏昧衍得夜從夜出謂其不明也所以為其今人之昏昧

但有衆作之名不得自同而實皆歸於上也

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幾

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宥壽之域則佁堯以前為然也

大昬也悖夜也

夜謂昕昧

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大昬者則以持為夜事故也

演 昬昧也夜息也上皇之世大含明以上晦廣靜昊以下息晦上何滿精之庸易下何毀殺之不足經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昬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此大昬悖夜出於道家之說也其佁充之世泯吾之美之象乎是以易用晦而明君北極而獨明萬物負陰而抱陽君子闇然而

日章所以至道之極昏默而平旦之存夜氣也故曰省本而游樂晝夜本也亥子之交天地一元之復爰歷萬古之祖乎是除昏無旦除夜無日猶除日無歲問曰興時化若何謂度時興也其理若何也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為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用共貴之君若不重則[illegible]若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與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珠玉可賤而敬之若此則人之賢不肖可則之刑法也侈乃上之務儉是下之本素尊者得傳奉以侈無用處甲者取動本以豈有實上陰下尚上除

以化下嗇以儲此所為人法也故賤粟米而如敬

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之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欲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若此者可謂務本之始

演貴五穀而賤珠玉明君之德所自秉以風儉乎以易世而鈞化則無若反之使上貴玉而下賤穀穀而如珠民大詘矣國亦無利焉故輕重國執諸篇皆以幣調穀操上重以衡下輕故曰穀貴則萬物賤穀賤則萬物貴人君御穀物之相勝而操事於不平故託用於其重以三幣守財物御民事

而平天下然則輕重所以衡流而調其用也侈靡所以導源而握其本也以上侈靡易下儉實而後執可得而該也故天子至百姓所滅物不同所貴賤相乘法使反上下交貴賤而用侈之為儉之也此化術也君失術而强禀術監之則國困通禮樂好故上用幣而珠玉致事業賤故以力農而粟米賤賤事業乃事末作之反也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珠生于水而有光鑒故為陰之陽以向月則火烽故勝火王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王生於山而藏於山故為陰之陰以向月則水流故勝水其化如神言珠王能

致水火故曰知冲也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强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珠玉可賤而貴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藏之則利積於强智雖務鰥寡獨老無告與之令藏之者所以賑貧乏之故為均之始(通)四藏皆國當以待穀之貴賤而權之者無藏則人誤智道龍矣則粟米反貴珠玉反賤賤貴相反百姓救生不給又安四窮得與五穀之分乎故敵無用而賤有實上侈而下旅則百姓勤於本而贍於養義於分無告有給天下

蕩乎此大同之化均之始也謂始于興時易化上
下以不同為同操不均成均也此結語總結一段
不是承結上句古文有此奇格後世不能亦不知
政與教孰急政者主法以齊物教者訓誘以感心用二者何先也管子曰夫
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摽然若秋雲之遠動
人心之悲摽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悲怆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悲心激發情性人之不令見其成容人亦為之傷悴之
讙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鶩
然若謞之靜鶩油潤貌鶩然和順猶夏雲之起油然含閏將降其澤及人之體亦除熱
氣而和順雖有謞躁之人亦皆怡懌喻教者濯之溫辭而强梁者亦能感服之動人意以

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既動則自怨而蕩搖自怨而蕩搖則從教若流水也使人思之人所生往㊀通四若四人分諭四教秋雲夏雲藹靜流水嚴以肅之和以煦之靜則意動而怨流則思生而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順適故其人使人思之人既思之則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備此二者然後可也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句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雲始見而哀憐之又若夏雲之起而閏悦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無不化焉㊀通以言教格以身教從上者下之表也高立三年而百姓盡仁身備之也士有百行于己雖全教人未有不備備而

一關于身此關不行矣故貴備焉備身如坊表昭揭而行天下儀之若皎然秋雲在空人見而化矣雲至秋而昊天高氣清人所喜也人至賢而倘祼身律物不肖所洽也斯其比矣歟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既從聖化入則敬而來待愛而後使尊衛其君若樊落神山設祭而祈福者也

通敬待愛使使屬賢者夫祭神所以威民也尊賢所以勸民也故曰樊神山祭使其賢不肖化

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不肖皆教而使之則不得不化也

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則人無所化故於為政少用為

則也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平之形以知其微驗者全能去則而使人漸太平之先兆也

演則法也數以身備所則也非為則者也故儀行視化不使而衆則政陳常樹旣設一切以示人則究其身于為所則少矣是數曰內心之徵而政曰外形之徵也人之從上以象德不以象形上之化人以寘神不以徵貌故用四心不用革而用恥格不用罰免其所使備而神斯為使衆而對可守主之惡未嘗不肅不如賢主之無惡而肅為則多而衆則少辟不辟之謂也

天下人心家神能知吾之神又能知吾之不神唯
無不神為全神全已之神斯通人之神故曰若樊
神山祭祭不言而則着也用貧與富何知而可問貧
富之中適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故不可使甚貧不知恥甚貧則濫
竊故不知恥也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遬竭平而不流謂水也停水無源必
速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遬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
之其兩以遬已上二事為下有此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山則為政者戚以為為政
本也愛而無親則流但行況愛無所偏親則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右
用無用則辟向之若相為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以辟

左則有爲用者不爲用者牀猶言有中
不什此但爲給兆而已覩之無益也上短下長
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威役上得短而下持長其
役用之不以度如此者威
能懷怨以敗國故
曰危本不稱也
㊀通曰常子罕之禮刑施上無度
以制而下長爲用終以危君纂國此上短下長危
本不稱也而承無威無親二者而犯諱次祖犯詛
渝盟傷言諱疋也因敗絶祀之事疋及
祖更有犯訓渝盟傷言之譯
次敬祖禰
尊始也祖禰人
之祢也
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欲為整齊
要束之信所以
論行
也
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
雷震電耀為威為
政者所取則故
威不可犯之也
㊀通天地之理陰陽生殺而已尊之

是為德威唯威生殺天之威重刑賞君之威權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論行論威為政者所當行德薄之君皆囊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為政所行也蓋而勿失故可以王也

⊙演盟必質於大神要於先祖而後詛言君政不靖國來倒持于是危本而託齊盟然而無益也犯者倫者傷者接至矣不知神以因為依盟以行為信而者輔政之用非握政之本君自弛威而假神威命與幾何矣必法天地刑德之理以論威乎不瀆不背如雷霆尊

如四時信上司無刑之政為契而下務矣此惟獻於明試德皇極之協也非論於詩德之因形皆也然則教神也政亦神也在無際有際之微而非化用形用之判資教以入人則賢鑄天下之不肖資政以作人則成儕羣下之不逮德引於先刑隨於後故政大行而王可成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何如也必辯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息成之序故明之然後可以立功名也辯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戚親之貴珠王以賞上以上可寵也君親自好事謂好為以之臣強以

立斷所立其志以斷是非仁以好任所謂挍以使民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善政以繫年之四時令也通政年如正命不中適天也
王子曰可以晝年百姓不夭厲厲癸疾也六畜遮育五穀遮熟遮猶庶也通遮多也里言有奢遮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全可用也通親事則杜上短下長之危保
断仁任則遠無戚無親之殺故君〃久長静考民得怙阜物得蕃積然後既富之穀可用民也是以政先養而後教百姓先知恥而後可使化國之城無齊人則盈室之戶無行禽矣此謂自用也不可

勝以待人之可勝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若俱賢則不可得而制雖以王矣俱賢若何問之曰忽然易鄉而移然不肖立仁賢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取新演俱賢如兩鼠鬬穴將勇者勝蓋既無後以待衰必先而奪人故用人行政忽而變以吾之變勝其所不變而後能加之如兩而驅奔焉加難者超之矣故晉方盛而楚莊反轅孫叔勝趙方強而秦昭潛易武安勝變而足以成名當變舊故成名弊承弊而民勸之不先代之弊而成能名故民勸也能之通凡變則窮弊之後振恥起衰故上得幹蠱

之終下有作新之鼓慈種而民富言慈以勉種故人富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應天順人者也故與物俱長也故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月齊其明通故猶故也如故事之故應風雨而種風雨時若則以召眾不失故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若人皆德造天地首出庶物育生莫參於故曰人之良不有而配不有上事而人配天地之化非天子之事通配天子不有上事而欲類合天地非天子之事天子配天者政也民變而不能變是故天之私偽華也扰華拄皮也扰之傳華則外華而內不華故也今人變而習不脩變而小華而內不華之脩故邪揄焉有

樸○按別本註隱化可以屬人則必變乎化矣

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有輕忽之心故不服也民死信。人無信不立故死在信也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化則利竭故死㊣通革主革故易新屋柱椽必更而易之可居民俗敝必革而變之可服故上與下不同通民死於信侯死於化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久行而無益者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以家習不革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則當革也

㊣通周禮大數舉吏弊計也合家以為國故計國者以家因其所重而輕重行之則化吾君長來㊣通長來為句君撩因重而行之柄計家想化而下之通

干流水是君有招徠之術長來之也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虎豹皮故未成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為幣故用功力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以充甲兵之賦令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心足欲贍願然後可用也

通行民之所重一句應上衣皮以下民窮草食如獸也衣食之輕不足民生而用其重于死不得矣故適主於侈靡以通民化財故必有富之用可貴之行而後能通貧

之振。管氏乘馬輕重之本指要歸成化而富不侈

貧力本，則反于上古不童不柴矣。今使衣皮而冠

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然之於衣食，則君之不得所也）傷

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窮悴而不足，則傷心矣。傷心則無聊而苟且，故不能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而罷之）

而雕卵然後瀹（以灼反）之，雕橑（力道反）然後爨之。（皆富者所為也薪也樵）

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指丹穴而求利，故不處也）

富者靡之，貧者為之。（藏富所以得成山後靡，則是許貧者而為之也）此百

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既為富者所靡，則怠於詐）

業故能生此富者也靡富成此偽靡亦以百姓掘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哉〔通〕凡富者之所靡皆貧者之所為一人而百工之為備力不相兼故以彼之所急借此之所振化居而相為然後得生非以自為也俱自為則無化為之畜化〔通〕畜化為句是結上言化用居下句言馭臣之一術用令欲為此畜貧富之法畜變化富者之用也其臣者予而奪之消臣富者令欲化之使貧或失少與而後多奪之也使而毅之既使之多所貴用然後成其功〔通〕予奪使毅擬言用臣之柄徒以以下六者則予奪使毅之變化也詳此義則下所謂乘六即此六柄耶

我以馭臣而強禦弗友反以乘六者而驕我此太公誅華士之用與強使服事四者困材器使不在予奪數從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令得富且取其物終之也）父繫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于必俠而欲產以贖父也）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名而家其征以騎此人有所貨用也）以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貯物以吳賣執之利令則當自收而消也）有襍禮我而居之。（或有廢用則物襍禮六殺求以者順其意而居之）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又強則為之作華譽或今其所統率有）（酒）富徒以驟祿貧士伏父繫錄用罪餘予虛爵貴其體貌而無位如泰賞功之爵收春秋

考課以時而黜陟有祿臣有僭越祿也我以禮縻
而居之臣之功能盛者强也時舉譽以名勸之且
以動衆此强即勝下强是勇强而可使順事服行也强者服
事事必成辯以辯辯其有辭明者則令辯繁辭智以招請當而多智則使招來
而請謁也通招召而謀議請如請章請問庶以力識人。而富
清慮則使東人撲式堅强以乘六廣其德以其上位君能堅意然力
以象上之六者可以褒其德又可以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不能使之而流從
通乘六不可解意君以上六剛馭下而下之堅强
反乘以敖上也以下三從不可御不能使皆亡之

郄也堅強而衆囙為尤以矯令不受祿爵之廉廣德隱倘立名之士流從近思以遠俗之士此謂國亾之郄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遂移而從之斯亾國之郄也故遊而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守常故而不弊也尊禮而變俗流遁之化則當變之上信而賤文文匱而寡用故賤之好緣而好駔子朗反緣即指也駔馬之往獄訟法緣者必亂故棄之偷姦人之雄亦亂國當絕通好緣緣附上也臣婿結以求寵好駔駔市儈也大賈曰駔臣以功力市上祿爵者一曰緣人情而制法儀其教不易俗彝其政不易宜懸爵祿以酬能不使大言受小祿小言

受大祿駔主市其市必平君臣事使亦市道也此謂成國之法也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買也順其性欲必然也若能反之然後有成可與之親也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整則有功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之難則有功也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故也死教定而威行致死則突敢當其鋒效之行也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陰則含陰於內談陽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情戒則神成也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故化美也變其美者應其時應於其時故變美也㊂君司變者不失變內極其神外飾其文

以易臣民之化故神運而情不可示文昭而質不可表及此而傷故甚化變之主藏實而應名移事而應時名以人化時以天變其兆端微形而起用大此所謂陰陽之理陰陽易也不能兆其端者菑及之事之端不失其兆者常失於幾微故災及之也故緣地之利緣順也承從天之指指意也當承順天之意也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逆拙天以舉事則死也開闔閉辱若能閉闔以約善言則辱何闕也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知能順地之利則能參天地之吉綱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句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夫舉事

故與失人同也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權其道必行也故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開國門以納之也遂地利有定宜緣其宜以參吉綱天道昭變化承其化以明動指此效天法地之道也失人以下則用人進善之權陽明為榮陰汙為辱老子曰辱為下陽榮為上陰汙為死舉一善人榮進而生衆一不肖辱進而夭凡衆人于朝與衆公之也書曰闢四門公則國門開通進行而善言玩私則反是棄其榮辱亦既有辱當來之何唯有報榮辱神以謝過乎參知神祭者犧犧牲與其珪璧以執

其宰當令至祝知神之次秩者採牲及珪璧執宰爵以請神而謝逆舉之罪也家小害

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雖有小損因此小損以勝大災員其中辰其外

既以謝過又當貢中心無所專固有善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辰時也而復畏強長

其虛其有強大於己者則當長其謙遜之心而[illegible][illegible]之也而物正以視其中

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信又當窺其中情以驗之可通索其宰辱以下

難解隱之宰爲神也所爲善於君如祝爲宰於神

宰辱則其不善也必使賢者陳善而爲之如祝史

明神次者操牲踐以爲獻知通神者必通于人可

以格神者必可以定國然而國之利害常相衡也

安能必利而無害但使大小利害斟準取小以勝大如擇禍從輕是也此妙智周于中而善時意于外也又强諫者畏而受之遜志求道畏堀臣儀一欲國所以閉門而來善也唯我內長虛其心而外正物以視其情則善不榮發瞭然中見所以閉辱而無失人也公曰國門則塞何如誰敢救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可以禦衛誰敢救者乎至于此如何救乎適此非冠至塞門塞門政與閉門對亦爲以覽玩善言說承上閉國閉辱一示一反此為不欲閉而臣有以自擬

者擇天下之所宥（謂不為天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謂神所福助者也）擇人天之所載（謂為人所戴仰者也）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饞賊無若我何故安（通））君明何嘗不除開門何嘗不關忽有塞則大姦竊而擅權當戶而拒賢也斂為大姦非大德不足以勝能為大塞非大通不足以扫故三擇而一付所以安身而利國家也不如是門塞且主辟百姓無救且衆附無以備之田常六卿且作猨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謂征戍既構猨于又執短兵列陣而立以攻齊國若之何禦之此亦公問之辭（通））

強與短是人之剛明與短劣不齊而立欲齊之唯舉賢以風故下俱以用賢非二應其術則中韓之名法御數也高予之名而舉之。高舉其名則數挽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不難危亡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傶則疎之。毋使人圖之。責知其能隨所任之則門謀阨而無所顧望落罷納僞使人圖之也猶踈則數之。毋使人曲之因不罷任而踈已者則數思義以挽之無使人見怨匪謀由求已隙者也(通)舉之官肯民祭危之任數圖大踈之數之施不測之進退杜無形之偪怨此所以為之也。無人若此可以禦強與短兵之選也上大有臣甚大將反

為害（謂大臣富有既臣且甚大甚大則逼君故將反為害）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柰何（言我且欲寛優此患漸除其言毋見其小能則察知其大欲為此事如何亦公之問辭也）潭根之毋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根不可伐大臣根盤結未可卒誅）黨固事之毋入（既才能誅且固事之無得入同其惡也）

通 彼勢方固我無入挑之輕入必反禍魯孫于季氏衛出于齊孫深黨之毋涸（黨謂探其深情常令見之毋使涸竭也）不儀之毋助（儀善也彼為不善毋得助佐之也）章明之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知之無使昧滅也）生榮之毋失（謂生榮殺之心若草木之生榮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言之善不如此一言）

也雖凶必吉惡而容之留所事之凶也惡稔易誅吉也㊣通君馭臣唯攬威福明誅賞而已不儀已上杜其奸也以下結其恩也有善章明無臧無惡生榮毋失知結不知杜大臣挾竊柄而上陵知杜不知結勢家耦猜望而下叛矣持此一權不惑衆口狼化而羊凶弭而吉

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備積其財以無事之時收積至時散其積而用也㊣通無事之待即國家閒暇總備其政理財用人無事之大政也下而分積者立餘日而像美車馬而馳多酒醴

而靡(阮)積謂富而積財多醲財有所散者富而侈食美車因其散而收之(評)蘇秦所言臨淄闘雞走狗袂成帷汗成雨市之大都會四于天下此則管子侈靡之所鼓為風也至今清淵驅市數十里列集天下貨物各以類比屋其俗豪奢倡優游戲五方衆會尤其風被哉千歲毋出食(通)不外市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他外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以積之本縣(通)鄉縣人有主縣謂繫屬也言欲繫屬於人必有所主衣於財人此治用官既積財人則於官取之以理其器用也(通)國無異人皆主於縣人無異用皆統於上之治然而不治積之市

謂不取官則以理其用翻乃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共積之上跟積一分下亦積一分可謂利無常也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以利為寶之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則從而歸之也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無利而不通則國亡也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一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變故也觀而移變之

(評)漢挾書唯管子最早

蓋法家之漸于俗盛也故賈誼用其法以啟文景而不行桑孔用其利以予[illegible]湯杜用其刑以無害故卜式所陳縣官坐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劉也管氏流禍再

要管氏亦未必然春秋既無一徵文外傳內政詳言之亦唯三郷四民之業此其詑耶至詳及不化從移貪賈賤極斷之術亦可鄙矣視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等謂卒伍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不任作役者此者使之率與利之人而齊之也

〔通〕此以下言用人以上言化利二者無事之待本力者使耕而食末業者使化而居民唯三農商之外則士也差異其等以為民首因官擇其使以長民譽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之名者則擇之使為興利者之長

〔通〕欲任賢去不肖故商視其不可任以

為等而擇任其好名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

財乃觀積故為國紀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無所與之名

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衆共言此人名

有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所既有倚名又有言名然後可以至於承名之所報也

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令反自先之是為自化其過也

後其民者之為自犯人能與刑亦當先之先國令乃後之自為其賤不要國也

是通士以道民率有自犯民以養君豈專自贍兩者皆法所誅先士後民責賢者重教化也此節主任官義故首士輕國位者國

必敗（輕國位則有徵居之心故國敗也）通爵位輕授所用非人爲空政亂疏貴戚者謀將泄（術貴戚則有外謀泄漏之意故）好佞畏國之人是為失經（與國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令而仕之其心異此謂失國之經也）毋數變易是為敗成（數變易則事繁而無功故曰敗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為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隳物不而威故臣強則國消也）通懸怒不斷作讐內泄君臣為讎損體大消三尭在藏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嚚亡乎（雖使三尭在藏但懸）其物而不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禍福則國從是嚚敗而

亡予孟郎與字也 ㊟通 連比比伍連帥縣都縣言雖三苑藏在里井之中我不得用而任之人之云亡邦之珍瘁也故用人者本也致令者所流而治下也記曰上酌民言下天上施至尊諱議無賢本不正而下流沮故令不酌乎苟下不治夫尚下法天地所以定君臣而待貴賤以杜爭殺也高下不相待則君子小人紛履本末倒迕而國且有篡弒叛亂之禍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詳延乞雖免守藏不悲必亡附知尊位將反而未能勝其本則從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去也不平令苟下不治

凡始理下者必先能予令令既不予令雖下而不理者也高下者不足以相待自貴其高欲下待上必不待之也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此郡欸君之事若事既立而後壞如此者何也乃以德不素積故也民已聚而散何也人不歸無道故戰而危何也神不祐故也階謂某鉞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近然後遠者來信也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略禮謂不繁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遠則合之若此者則可以立功通略謀略也近臣一心謀合於遠所謂制勝于朝廷不下堂而天下服一曰如略地之略臣近合遠兵

出切立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毀國之宗族漸以至三者苦毀則兵皆述遠無兵則咸息其不足也通始祖建國必有

法度世臣所由起也亡則不當廢宗族屏輔毀則不當踐此孤國也遠兵且至不畏而侮國小而倏

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寡哉是也不[illegible]圖之小好終遠大難

復行仁不過其利而猶與他國爭名是必自累者也樂聚之力以兼人之衆

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自逸以聚力欲兼人之衆所此以保危害也足者先

雖聚必散後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俟而後利

之成而無害大王亶父為狄所攻乃去邑之岐狀策而進百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已不可失[illegible][illegible]

拊切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舊言太王雖有衆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聚
之供其所須而利之遂至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踈戚而好外企以仁而
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踈己親好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
謀多泄漏既賤且寡好為迂大凡此皆危敗之道也衆而約謂與衆為約求也實取
而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言更成隱讓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為陰密在言更成
顯陽利人之有禍謂因禍而生利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言乃為無患
吾欲獨有是若何凡此猶君之事也問猶有之如自衆而約己下公問辭何
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此句今也利散而民
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說致財之道亦可行求於今然利散

於下人刺察而知之置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故置之言也通古時民生養

末逐而俗淳樸乃以道陳財利之下利而上亦利

是故名賣熟收縣忠世衰利之遂散而民之知察

以道陳以法令民將不參約必以身而行所謂輕

重轉化之術君所獨操而審執之也設身作而民

效之謂何以下政言其行術政與舊偽庸粗合蓋

實取行除利搊作富國強兵內外擅利之事必先

富而後強先自利而衆人利先上覔利而下賤利

是以曰放身然後行公曰謂何行之問所以長喪以黜

其時豐猶也居喪者毀瘠之息謂增長反居喪之禮使人皆豐瘠之敗也重送葬以

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橋援則不及事由人習為精嚴庶事不忽紋休起身之財㊣

男女力作之財曰身財一曰役其身用其財合下

文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未生親無從時故曰合親

此謂衆約人皆親戚之處葬可以起財收回衆要之亡㊣三年長

喪堊廬草出炭麼深墨黯黯其時以變喪禮也重

喪因以重葬附身附棺廣費恔心不以天下儉則

天下之物財身力皆起于用矣合親約衆本先王

緣人情制禮廣孝今乃以陽禮為借除財為用用

非不合于禮也以是侈靡賞之道爲殖之術則紽

聖大從之說義有由來矣問用之若何（問用衆要）巨瘞

堷所以使貧民也（瘞[illegible]謂[illegible]中埋藏瘞探堷也貧人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力就致之巨瘞

培以役其力也）美壟墓所以文明也（[illegible][illegible]亦美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減也）巨棺槨

所以起木工也（人習為[illegible]術[illegible]增長人之工之）多衣衾所以起女

工也（言為衣衾則皆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之樓綠有不盡

也次浮謂棺槨蘢蓺之外楚鼮也）有差樊（類籍亡謂蓋墓之外營以蓄其制尊乎之林此

蘢之次浮也）有瘞藏（謂古之禁者或歲以余主或以蒿物此培槨之次浮也）作此

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方衰之時芋子菆迷或不舉大

鄰里為食以相飼如此則逸相衛親恩情結固至於守戰之時必誠力拜敵而不離當之矣鄉

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流移也俗殊異則人各得其所安故不流移

也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覯誅流散則人

不眺丘大也大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誅之令其覩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而歸之

國變蔡資用通工易事曰相食相利

之所趣安居樂業睦里親上可守可戰而民不流

殊俗異禮尊卑貴賤之等也陰敍不同故民不困

鄉丘老不通死徙無出有流散則誅故不眺安鄉

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今皆

安縣鄉宅享祭先祖其有墓祭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戒有稱祭祝誅於化鄉者皆誅之凡此皆詐留止人俗不令轉移斷方井田之數請分人之地每斷定其方而立之田數屋三為井也

㊜留俗莫如井田乘馬甸之眾每一甸之家數賦長設一乘馬四邑謂之乘馬十六井曰丘四丘為甸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每大陵深谿皆有靈焉立鬼神之祠使人祭之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也人之大小皆各有材儀多者食衆儀少者食寡故曰以祭別為食數凡此皆示本之事也

㊜喪葬以厚死內之鬼神也陵谿以謹祭外之鬼神也唯神道之說足以約家唯吉凶之用最以齊財此治幽者也能別為食數則治明者乃王人莫

祿之制從下士視農以上皆因能詔食者也食於官出於農農教有所靡用則本業不損而重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不脩祭以餘地與同也祿祭承上謹祭食數二者重而勢之其用豐則國之所入屢供神人之用而君無餘矣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從謂次當受封者艾謂減削也言條祭之君次受地與他同故曰若一者別削減其地與次受封之君也君始者謂始為君者也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君者彼或不與從而殺之說或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于始封者令與先受封者地均若一也殺者艾艾若一

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句王事者上句王者言從昔先無封爵始王事故艾取上他國之他戰者齊若一則止事句霸者生功言重本諸侯以受地分則上事霸主隨次命以生立其功凡此皆為業本也是為十畧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畧稱匹之十畧謂十里之地每里為一畧故曰十畧若他國來分别勸勉而與之不欲爭知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後㊣通地與他若一以下承上斷方井田食數而言艾治田也地與人一而富不如在治之耳治之而與人若一此新國勸耕辟土之法雖萬畬而攻若田新當以其食然□艾若一而從穀若一則

新田比人成田穀什一也寬之也從者艾是皆興功後相率而從辟治者亦從于穀什一所以廣勸耕而盡地政也當從無封始為句王事者上為句王者上事為句此制從無封而始王道以此為上事重農務本寬賦勸功政在養民無先此矣上事以民事為上而我不急利生功則督其民而有較功分人之利焉此王霸之辨有心無心皞皞驩虞之說也方里至百千皆從十起數以爲廣之其本皆由農田始故始建之封艾王霸之事功率重本

也田井之治地籍徹爲分不起畝稅從殺者并分而免之及其畬稔而後齊一民收于前君收于後所謂先人而後已也一曰從殺從凶年也記曰年雖大殺是免科者從殺

官禮之司。言國官禮各有司昭穆之離。離謂次位之別也先後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各定其先後之差也尊鬼而守故。尊鬼謂謹其豆祭之禮也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句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各令死其本事也食功而省利勸臣。飼其有功省其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斷不可顧小利而移也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爭理職則國

治故君名聞於天下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上為儀而已非法有所益故君臣掌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有故使臣攝之掌亦無曠故曰君臣掌也君臣掌則上下均臣祿行君事故曰上下均也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喪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亦臣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令主人雖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無益故不賢則動然後謂故適於危上賢者亡謂空上之而已不能亦之也而役賢者昌役賢則功成故曰昌上義以禁暴義者所以除去不儀故禁暴也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以敬始封之君也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聚宗也小之封宗以朝於君而有親疎之殺凡此為主之尊者也

(通)尊鬼而守故為句高功而下死

為句守故守舊法也下死死戰不如成功也以此
本事食功差祿臣之制利省不冒而臣勸無濫但
一主上義而禁小利則五官爭效其職獻功以上
開矣夫君臣共掌唯祭祀祝史序事有上賢之虛
名而無役賢之實績無益而適亡耳故上不如役
役之而差其功勸其職使下不沒才而上義可以
禁暴此上義與上文閑應尊祖與尊鬼閑應此段
大指首揭官司貽務承上祭神祿臣二項以罷事
尊鬼以戰事專功然而宗廟之秩與朝廷之役官

趙。按此以下至篇有憂人心用之等錯簡也

不同等也云云故義之上祖之尊兩脩無害是以廟中之序用聚以聯宗姓朝中之任用敍以奬賢勞國體各有辨君道各有適則為主之不可輕也

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為行祭至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常鼎饋而食今不然故致怪之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

越。按汚殺之事織事甚已下人也雖有聖人惡用之言不下人明諸侯不至雖聖人亦無用也

人。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

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

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詳言理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

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

吾不為汚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汚殺言繫人必有所

汚殺染殺者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為人雖織不為已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校公立威以

服諸侯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何能用章亡為匹

夫不能服三家即其事也（適）中瘼諸子一段前後不相屬後廉

不相關所以亂入為取意詎耳曰不為汚殺布織

不得衣聖人無用之不為修廉變化財不得富侈

王無用之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靡曝

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新其事也故道謂先王之典刑成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

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者邊鄙之邑必藏於財貨好道朝以市權利也

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穀貨故貧其取半反也其牲莫如盡入於市以市人不盡取故鄙人不盡與故也

(通)上

利積財下利通市無積國貧而利尊富於鄙新商

游賈婚取利乘上之而苴市其美如此則上因多

積國富而下無居息鄙邑蕭然人無廢貿之利則

市不通而人莫盡如也如此則下困而究上亾國何也為本末相為勸起新故不可不以將化而定耳此先論富國然後下及振兵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勸而不怠故能起本也善句而末事起不修本事不得立修謂能多也末𠂎不能多農事不給故本業不得立㊣通本善為句主欲興本之善借末後以起之末貨不流行農穀無所易滯賤本傷選賢與能不可得焉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服用必待賢能㊣通財富祿充而後可選賢能以伐不服上言二事此亦兩承上百夫無長

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之長無人為之千乘有道不可修也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不可修營而伐之也㊣通脩如左傳脩郤之脩夫

紂在上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離之鬼神怒之雖其旅若林莫不倒千向伐故無有所而不得者也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若力鈞則與之野戰城守則固而攻之㊣通鈞則戰是泛言兵事力敵則兩戰不敵則弱

守而强攻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紂人苟且雖有千聚之夫不立一社以能之如此者為敵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通有時與上然後代時應國自伐而人伐之無築無社則與紂之前

徒倒戈同一陋耳故桀以時一舉而有天下萬諸侯鈞爲民無聽欲使萬諸侯鈞引於人人必不聽此三言者貴【通】萬諸侯鈞地醜德齊故七雄二百餘年不能統一民無聽也民去暴而歸仁也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制之若此者必不能王也【通】民、鈞無聽必為功更制我有勝人然後能王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于君之于也其能隸順故常修理法制為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六謀要殺君子之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為昔者為有此道也

【通】數言難解按上言更制能王此脩法政治意在

緣故而更制以脩㮣應上摩故遁新道定國然後
化時以與有道約諸侯殺無道如武之伐紂一舉
取天下之時也予字不解王制雖大曰予夷之也
有道王之無道夷之或是與一曰有道治國民所
望而歸也相約殺其君而予於吾如紂倒戈然替
獻替也更替也謂取夷吾獻替之謀改紀新故以
定國家而成王業也一曰柦之意主循故仲之政
主更新故曰君取故而夷吾謂替更之謂也○以
下延仵悠眇難于弔詭深揣臆解未敢信然舊註

大件公曰何若同何以獨取吏吾也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同故取也其
日久臨可立而待(通)出治以同民成化於久道摩
故新更制而王此革之用也革曰巳日乃孚非志
臣上下同德同心何為乎非惠心惠德必世後仁
何能孚以同孚道也日久臨巳日道也如是取故
法一日備而更新不戒而孚不崇朝而徧立而待
耳欲速小補其民不信稟食小祀共神不昭故祀
無福報而有沈浮蓋厚德輕財之所示先立象期
國民從系乎德摩利之所感知禱之以祈神不在

財而名則知政之以同民不在利而德矣焚燎瘞沉沉浮之祭也縷帛即眞帛焚埋此借祭祀明輕財收民之道故下接言鈞同其財民爭悅依之至十而萬服而成民期矣而化不知而後更法臨之政與上摩故新化時國鄙貧富之指相聚在仲內而寄之王道則養而教之事也故為軋屈譎欺人耳鬼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危亡可立而待其享祭鬼神之禮又不能明也囊橐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橐之食遺人不求其報所以明厚德也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沈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

（報曰沈得報曰浮或曰祭川曰沈浮也）先立家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家與人定期人則率服皆服從也）故為禱（謂先人禱神祈福祥）朝 通 祭祀之朝事縷綿明輕財而重名（縷帛也言安於朝置綿以貴賜所明者輕財而重名若也）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共過危亡則智謀變而通之詩所謂予曰有先後是也）鈞同財爭依則說（斜科財與人鈞同人則說而爭依於已）十則從服（若財十倍多彼則服而從之）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意故可以成功而藏者莫能諍之）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參（言人心期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於以名前所服之人則臨之以為君矣）通 民期成

形而更名則臨即其日久臨之說也由同而才而萬由依而服而化不識則胥天下之人心同於我而平我一人之心同於天下過則化存則神如風雨寒暑變於前而民不知出入作息順於上而民不識何不可更而臨之故由於同之本其以先由於同之更其以後在知臨大君之宜化而調之㫖識先後用耳不識先後不謂智不智不可更渝者更也更同而臨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禦邊境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智觀也。與省兩國交爭兵數同鄰日有變當應機而動

出不可以常習戰 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 未變者慮幾未發且當循常而伺之令人未嘗變而輒為變也謂先時也更互其亂安曰足為自亂也 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 諸變則四變也謂參驗知其委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 (通)請問諸邊來問辭參亂與自亂相承言人君訪詢邊將而為之事謀

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 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險之處樹立其表表遠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備食以給之也 (通)樹表如後世烽火從邊外以傳內外赴警而內備歎曰內外相備 內外相備 外拒寇以防內內備

食以給外故司相備也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權衡尤為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伍經一日敗費千金故為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候人不可

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候人謂詗候之來入國者候人入國或伺我虛實覘我動靜不可使重之惟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通）

周禮有候人即候吏偵騎邊之交與辭主之能因交無撟武能必辭無溢言其人貴選不貴濫得則成乎陸之睦。失趙吳楚之爭故不可重也與不可

不重同行人可不有私句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人也若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意成故能為國內成事者也（通）可不有私

爲句即不可有私行人兩國彊埸往來之使使能

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其(通)使能

起下上察邊防外之事下使能固內之事安內揉

外備邊盡矣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無爲世之實不能成

爲世之國(通)不信賢國空虛故以有賢人爲實必因天

地之道天地之道順以動者也無使其內使其外應內而失外情也

使其小毋使其大(通)天清陽在上資始地重陰在

下資生故卑高以陳貴賤之品也有德在位居內

而國大有能在職役外而任小弃其國實應小而失大事

之宜大臣國之寶也令非理使之故曰弃國寶也(通)弃其國寶居下句意
至而聖爵祿國之寶也弃而不咨以任大臣必其
人聖智足當之故曰貴一與而聖小臣量材器使
稱其能而與之官則無溺職而小材皆可為道能
則弃二語大臣也祿如漢掾吏之掾佐吏小官毋
使踰尊陵大踰則小害大下侵上能宮宮為君即
主也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衆
乃有長不然則人起為敵此君亂合人羣之道也
使其大貴一與而聖句稱其寶使其小可以為道

謂使其大臣當尊之一與其事又無轉移知此則舉數有成能立聖人之功請辭其奢矣能則

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又專專則功成故佚樂也椽能踰則椽於踰

椽循椽也謂鑿椽以為梯凡欲踰越高遠必因椽而後能若不因梯豈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踰

因梯而踰矣此務成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遂而名立也能宮則不守而不

散宮謂防禦之國曰國亡能有四羽之宮則不有急難君無宮直欲守之其守必散也衆能

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衆必能為之長若不能長之素隊之人將來對

已以刑權角而權之為也君子者勉於糺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備故但糺

察人不為人所糺非見糺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

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若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生矣今

輕自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通）輕重即中大
相交技否之謂也何慈之有乎
小使能之權不別輕重而全祿之國貧用乏全賞
之善變為惡以使常○輕重因其人或前輕而
重或前重而輕非我有私愛也故曰前後不慈輕
者在下進爵祿我據賞而使之下必奮于功重
者在上名位已極席寵滿志我無從而起輕使之
矣故輕重必有齊大賢重之上位論道以經邦小
材輕之下秩慕賞而樂死是以用人無全祿全賞
以輕重前後而已凡輕者操賞也臣須君食故以必操君賞也

輕則可使輕而操賞則可使之重不可起輕重無賞則輕不可起輕重
有齊重以為國重者不限則以為國輕以為死以道使輕可以致死毋
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人散故國逾貧而用逾不
足也毋全賞好德惡亡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其雖曰惡亡所使皆
乃常人若此者取亡之道故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下合同
人皆樂推無私怨也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故無私害罰其責莫
某之比也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令忠以義雖強
必從之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令敬以哀弱必免也雖強弱不犯
則人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從之之（通）忠義敬哀事大字小兩

不犯則兩得欲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大國禮之何仁之為也加功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求於報也所稟者遠矣稟貨而匱民者當遠之也所爭者外矣交爭無禮者當遠之外也㊞通先人而不以為仁加功人而不自得則其量所稟遠而所爭外矣外則不爭功名之內遠則稟栝四海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偏故內怨起之與大則勝係親與大國故得勝私交眾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交者夷吾之由於怨眾怨而殺之㊞通有德必有怨私交之眾不勝怨家之多則君殺㊞通殺不怨利不庸王者之所以同天下惟無私

也私出一人之欲無私合天下之欲爲欲減孫曰
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故人欲聽者我無
欲以聽人欲者也凡人有私有欲一曰先己而後
人一曰施人而求報兩者所橐所爭狹而無遠內
而無外於天下何嘗無交無合而我私於內比天
下亦且知吾之私而內忿矣是以與小不如與大
之勝也大心者外公而無內私也故不令人喜不
令人怒亦不可得親不可得踈天下忘其德安其
其怒惟有欲而私交者交雖衆其道于交之外其

吏衆矣天下沿逞其欲以攻吾之私是以朋家擧而亂賊起故曰怨殺夷吾何也君相持天下之于造天下之福亦蒙天下之怨者也可畏也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收其業食無不足也適于則私毋奪則公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對食足則外內之患忘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萬人以宰曰神故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以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于同求其愛敬矣故

事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以義際君無受致故也不可不謹也臣無受致或化為倪致故不可不謹之也㊀通君臣義合非可私也其際交必以禮義為人君之神而後其聮屬如親戚之愛出于性然此謂審大同之公為求聮屬之道故也苟無禮義之紀君失其神而與臣下比則屬不以禮而以際際者上下相與但以位分之交而情義不孚也陵偪黨叛將起君將不安賢不可戚戚賢則邦國殄瘁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可留之於彼身不㊀通尊賢使能故坐論在朝廷君

有禮接而無威陵宣力在邦國士有效才而無留
良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汨也去止之害先其未然而杜塞之
則其易猶水之在鼎以其[illegible]以事亦不擾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以之地美
故[illegible]聚之也老况
人死之(通)熟鼎相食而樂聚樂土安居而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死者則君量若湖水之大無不容納故也
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之為也人必去而不令之(通)
求珠貝居上句江湖之大不令而求珠貝者至君
澤之大不令而下就養者歸祭祀饋熟宰沐皆熱
祭畢旅酬政此時若遠熱則交解不虞矣為不可

食而利之況又遺其利乎利在來求不須教令逐

神而遠𤍠交解者不處况(通)古况字遺利人君之於人也使欲之若遥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解祭祀云於召處其遠熱也雖有以爲之親亦遠利而去是謂人君行之尊渠莫與夫誰敢寬縱之哉夫事左(通)達中國之人爲句事不得正中國之人觀危國適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遺義之中因之弋取也求國之人見危國決君不欲用貨道爲已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通)中國即國中必與之委而其

情合失利則左矣凡立君以安人也興汪之主無

不同民危亂之主無不拂民舍其同而左之是觀

危國過君而弋之也弋謂取其能而法之如此必危社主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畏敬事之所謂陰陽不測之者也）通利人之所欲不可法而禁故民趨如流水神無形與聲不可法而求故敬事之如在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地施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留停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亦循故之因時周而廢始無所易之也）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雖常保其尊高而不崩壞者也）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得人則眾歸之故雖卑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謂重天也）人君重之（謂重君也）通得天化故而

從新者也得人歡利以同民者也天道變化而有常故高不崩人心附利而合衆故卑不可勝聖人人君一也法其化精治身而緒治國同其流卑結民而高守位神天之用也利民之趣也唯不可留乃不可法故至貞生至信句至貞一也謂正心生也乎信生而應之也言往至絞向生絞謂急言私之亦空以言往而絲其實則至絞之言生而應至自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絞來皆自然而然故曰至自有道不務以文勝情以文勝情情彌盛也不務以多勝少少是以正衆非敵故多不能勝之生至信向往至絞向生至合下為向君心正莫不

正而天下信之此中孚之化徒以至言為膠約物東民且皆操切矣故生至有道不以文勝情生中孚也不以多勝少主術約也不動則望有齋君子儼然不動則望皆仰瞻焉旬身行旬均也君子身行必參均平正直法制度尊王者與器也理感之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畏輒蹤之妄有所變也人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淡天地之極理善莫之焉榮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徐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其所運用則不可以常道格之其窮饒取類於山也

(通)與器執故者畏變而合天地神化

者與天地同極極則變變則通通則王用之道不可以止山艮止之義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苟能用之則明無不用如此者可謂通靈合契與神往來也㊀通非仁智不能用神神將流散而往○務文多勝人者動於外者也用情少乎人也凝於內者也主心無為百物自刑如天極不動衆星自共是以天下之人儀而望之有儀可依其表正也行而則之自均可象其過化也然後以法制與器執故而更新之變化通於死神而動靜合於天地經萬世

而王化不可止以至道之原無止也（料為無仁智）而妙道用其聖人乎非其人化不流而神與徙矣

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一日違衣食生理或幾乎不全也）親戚可以時大期（謂時大聚會之以結其恩意）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人者也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其上有戰兢之心畏難之也）人

死則易云（死則無所為不憂其為亂故易云也）生則難合也（生者有利欲之心合而無防戒生姦謀故難合）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賴以為賞頻再為之則人以為常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頻三為之則以為理固當然無悵惕之心）

〔通〕此又申私文屬際師禮義應上文其小行

之則俗也若小行共賞則人習之以為俗無過厚之息也久之則禮義久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而懷息此禮義之正者也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刑[illegible]君上必行之賞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下財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也適無使下為固然必行則下必盡功能以市上賞故曰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人自來市非我用之此等泰末之談春秋所不道○一曰衣食之於人以下皆承上神用動變歸上下市交以應侈靡之化從其衣食之急而時為親戚之大以習俗之小而扶禮義之久則上可以

禄賞市羣臣之用而下即可以豊侈通商人之利
所謂務商於國用人理財兼利之法也借財以鼓
人旅即借人以通國布故不擇鄉以下皆言商人
貨殖豪使出入唯利無常内發山林之蔵而外息
市壓之居此可觀利之流矣即可觀人之情矣必
上侈下靡乎貴隆其錫予賤通其康若是以上下
之交其親于父子而君臣之財其化如商賈唯侈
靡之神用鼓動其貪心究使侈靡之久化积守其
衣食此法之變之極也不得則有徙務市邑之一

端即所謂忽然易事變而改名此法變之小者也

一章文義稍歸重此大略借在術主在利不擇細

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隨利往來不擇飾又不擇君故出則從利

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嗜從利焉其入國思迄雖則恒往而旁无不為君誠守也國之

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盤不為閑一亦有利於國惱山林也遠取而得其引則當

究交而取其利也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列衆張宝賈尤多隊決今矣

工商一依什之以為今此處物之宜也通不中什二者非吾財也故

曰二依其本故上修而下靡得商賈之利故上修下靡而君臣

相上下得商工之用故依之章皆上下之儀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

藏（相親則情公故不私藏財）通極言商人之于利以比君臣應

上言利又歸本薾修靡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枳枝）

（者所為擁塞也貨人貪商賈而動者則枳塞其幸者但得貪食而已無餘利也）多從邑移

市亦為數一（其有田邑之人令移於市此亦為貲數而得一耳也）通貪人必

求利于市故不敢安動如枳落守而化居各得其

食若輕移徙必失利向之什二止得數一耳問曰

多賢可云（問多賢之理可言不）對曰魚鱉之不食咡者不出

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不聽於天也）

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餘不從聖人而求之也）豈云

哉能自理則雖聖人不能致自斯之外何可云者 通 王制司馬辨論官材

云之為言論敘之也夷吾之閒也不欲強能材能之士

心不慕已勿強引之也 通 強人以不能不服智而不牧士之材智

上不服則勿養之 通 能士無以服之雖智不為使一曰強

官人能不服其心智不為我使牧臣收也若節處

期於凡律者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象匠一月日期律明閒

說君人之道當若氣句之虛而任數自期以來日究至作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理足自閒

人但虛懷接物賢才自至亦猶是也 通 自虛即朔虛天以寅申為天

津首尾月死於甲生於來政以朔虛參用而後明

生如一以喻士不爲用則虧名因而虧之即下既而薄之也然後士習可一矣○一曰日爲君月爲臣君道亢制臣道卑服故月常以朔虧爲氣盈之用盈則饒也虧則詘也詘月以應日然後明生如一比于詘臣以服君上下之交一如此故月可虧而成歲臣可服而成治不可虧乃用下之既薄故既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既而服之至人所與則薄利於之如此則必自來其理可言也通高賢遁廣則爵從崇小才道既則任從薄政論材也不擇人而予之爵之好

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可惡之謂多則所與愛無所所愛簡之擇不而有謂不擇而取專不得不以擇不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不嘗而與用此以為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

〔週〕好人好利非好賢也容為處行賢可論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不謂知之政也

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也靜謂節時於政與時往矣

凡為政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以為行不得正動

以為道齊以為行也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避世則用其明以為察而避世行也

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進而明其事為謀幾理

不為所取故可以為所感也惟應

再殺則齊可一殺尚有參差必再殺而齊文王再駕伐崇武王再後

伐紂也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之運將陟帝位也陽首進謀以下公問之辭也

㊂通方正蕩乎王道也曲為偏靜為無用世安頼之政必法天隨時而節如生殺刑賞其大者主不動為道齊不一為行去其避世之亢要于經世之務謀進顯之幾感應之猶恐世之不齊其再殺乎即誰能去兵齊之以刑也如此後可四世運而應天運前段云矣已完不方以下皆問辭下曰時曰不殺皆與此應。一曰曲者拘于隅而不通靜者安於常而不動變化不神與道相違道固

時者也以道合時以時節政是以靜為道根動為道行奇主不動以齊行則避世之為非進取之權也偏於陰也守陰柔陽進謀而用幾時生則生時殺則殺以殺為生而後齊此天地之運而節時若之所請法也殺之齊與不動之齊、一矣陽進幾應再殺皆運也所謂節時于政與時往也故下對運謀一取之時對曰天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謀崇替相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離乃理之不可已者也春夏為合秋冬為虛春秋冬夏之勝也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而成歲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

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援殊絕於衆然後應諸侯可以取天下之交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謂以神禮事也謂依時而事鬼也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橐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武以成之故曰雜橐韜也其滿為感。感則物應故滿之其虛為亡。亡則物散故虛也滿虛之合，有時而為實，滿時為實也時而為動。虛時為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既貸氣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夏謂過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夏有極熱冬有極寒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也當知二至之寒熱也故

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之虛為時令以順之已殺生而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待政孟肅殺其萌芽內叢欲生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有時可以決斷罰罪之事之將合可以禺其隨行以為兵是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涼方至時疑分初見其為隨此時而行可以為兵威也分其多少以為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隨其多少乘曲盡政適運謀節時於政也運時在天地謀政在人以人合天必通於時之化為化中則守之偏則調之極則應而動之精以治身緒以治國謀于此美虛滿也合離也孤虛旺相分至之候也強弱也多少也陰陽進退

長短之度也皆天見其時君應其政故觀于天地
四時陰陽之所尤則外以應邦落而內以安存國
天人神鬼交感之數盡于此時矣所以君民國三
壽者乘時而得天也安危存傾與天與人之說也
以智運謀合時之變以雜槖刀用時之殺滿為感
之虛為亡之合為實之動之其上則二至陰陽進
退之極物盛則衰也其下則二分合散動靜之中
氣長則消也其元則一陽乎陽出于地以時善貸
生殺萬物道有極至而運相變遞是以天道聖人

常守其中偏則冬厚夏熱陽厚陰寒起于二候之極不調而二氣之錯相過矣是唯王者謹于日至以察天運而知虛滿之在因布政令而調生殺之謀用其中則合而未散以決德刑之宰相其偏則將合以陽爲春育寇隨行爲兵爲戎肅殺皆從時運多少之分應之委曲之政其生也殺也非我也虛實合離之所運則時乎此謂政與時往陽進誅幾應感是故殺不害生而殺以爲生再殺則齊道

余云再殺者逆從陰殺起陽生又四陽生歸

陰殺則萬物齊天之神用道之秘符亦國之時政

難言哉難言哉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

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占則有甘草生者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者鹹是也從其宜則酸鹹和焉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鹹之味和而食焉若春多酸冬多鹹是也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酸色青鹹色黑青聲角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言陰陽之滿虛散合可謂知歲之空荒也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蕩人均不故能通達政事贍足於人使修常道

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處設法以禳之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當應之以精誠其祥不祥當受之者須預有所防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惟守正以應之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時也其時之氣不然必則為沮敗也其亟而反其重陔。速上下必為向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其為沮敗也或變有形而違反者或逆乘滯疑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作迹作退者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形有變也

㊟王代天也天時王政之所節也不曰時有變而不常必循常以將合天人

之形幾不應符而坐視以行耆聖人為無權矣安
云造命不言命也故曰唯聖人不為歲奪從消補
不及夫二至變遷廿若草生與陰陽之相乘代而
氣變極於斯矣從而布五行於四時則五味五色
五聲之宜迭遞還生其消長散合之進退乎亡時
者于觀歲變焉而變之亡時未嘗不時于觀歲通
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之道不外於定而能相
分以神其定則應之所為轉之也故曰通政事以
雖氏常醫用之尤承以療民疾而相運王用之奪

補以四民經而相變也變之氣三產之通三地有形也救之其出天無形也詞之以亡水無形而有形也感之雩鼓坊之膚堤五氣之在天地得常斯乎失常斯異異邪氣也注馬忽馬勃馬始奮以盂盛盈以重終陵以陜其奮也少之〻不可遏而迎其盈浸以衰及之而以動杜其陜蓋天地之運不可人爭而可以人挽此動致之功以銷[illegible]之應也洪範時恒在皇極之克繁露日月水旱脉救在陰陽之經數之難得形之時變而聖人不任數不

逐形以通其變此為奪補政事故兩儀倚聖人之調為樊而六合恃聖人之輔為生沮乎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政乎和之陽無黙至無形聲知辭言之靜者餘氣之潛然而動變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治動失之餘氣潛然發動變怜之氣已治然而哀則氣候之動難知者也故曰胡得而治動自沮乎已下公問之辭㊀通沮止也靜也不必沮其丑則當沮其乎陽動陰靜沮動以靜然而餘氣變氣之潛而動潛而哀則皆陽候也胡治之氣毋子相生我生曰餘氣氣生我曰變氣孫虛旺相之相乘相揭未來者進而將則過去者空

而衰矣治動者于此迎其生而氣之邓原其元而含之所以培上下相生之待而制先後相克之害也太史之占歲運以啓王者之調贊以示道者之煉脩不過五德四序之遷官善持其靜以治其動乃已微乎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迎氣衰賦之時立分位而觀察之俗美然後有煇俗深思妙謂深得其美理然後情現悅而貌煇然也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哀之象之所召則修德於心以讓其以殺之至必有以待之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書容災而德後或滿而樂或虛而哀也

故書之帝入神農不與存為其紀位不能相用

滿虛衰樂之氣即孤虛王相之位其衰也生也其生也代也交迭而勝迭而用也是故一歲之紀貞而元一月之周晦而朔一日之候夜而子陰符曰天地殺機以其殺而為生乎上之常之為歲虛盈虛下之變之為反重補奪脩之心其精治也脩之心而應其綃治也是以恩愛交生聖功出焉觀于發而得其氣得其機得其待待之始含章為俗美待之積發光為有輝易曰美在其中而暢四支發事業此之謂也天地之一氣分為兩列為四位為

八八風從律八卦相生一令宮位而[illegible]交為用三分隔八損益之變造化故以生為用介不生幾于毀矣八帝八位也一曰四帝四神夫五行之數十而布于四時則八四時之序母生子而火于金則殺矣炎帝火位也火不就坐金而寄土以生火無也無形亦無位是以退火而進土离曰畜牝牛吉其象也且夫火土同生而同位内經二火與土而中然則天地之不盈於火可識矣火之不能為有可識矣用火之不欲其有又可識矣微乎神乎斯

以教為生以無出有之道乎可與道者通鄰為俗儒解也問運之合滿安臧易之所序五帝詔咲義神農黃帝堯舜書之所記三王夏殷周然後八索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簡少則以不為位以為數矣原氣又不用公問自今之後漢之合滿何所哉德可得知之乎[illegible][illegible]有合而不散滿而不虛者天地之運有所相人有所聽人有所不制於人故王者之政有為遲謀有為應變有為變之所不得四則人代之數不得不尸於天而王無術矣詩書所載聖人之遠計良法千世何不周而世卒無有不移天常善而人無常善也故安滅之間所以極

變也變氣之數三王不能四吳以屋社更祭無牆
詐述于陰陽之患乎固極物觀風氣以備省而評
祿或祈永之道耶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再廣
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突宇德義可賡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擇其康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兄神之祀絕矣（通）世數未素、則非運氣戍
周之說周鄭之禮移矣禮秒則俗變也則周律之廢矣周之
法則壞矣（通）禮法移廢之始在五伯之際三家之命則
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適之野者所說戰爭廢於裁事祿猶之地
荊棘生焉珍草之移變於不適之野焉（通）棟胡減越移中國之植於

朔漢南交之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衆亂則聲變俠變

㊣前之乘間濮上後之胡服騎射則臣有依駟

之祿依稱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委駟馬及其受祿又以稱之㊣三晉篡君之

佚婦人為政㊣七國母后之握鐵之重反旅金君幼

則母后為政鐵者所以為兵器當重之謂下流畀識不重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也㊣兵甲

戰爭鐵重旅金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

多鹹苦之味者婦人之所好㊣下曲鹹苦皆水秦以水德代周

歷三代之王皆于其勝下言祭時其事也則人君

日退亟既使婦人為政則百度昏人君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哉則谿陵山谷

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焉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祚

應祭國之稱號亦更矣市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國號〔詞〕蔡巡遊勒石之祀

郡縣天下之號視之亦變而旌霍之翁目視取其今變矣觀之風

氣〔通〕占風望氣之家達上為義古之祭有時而星

或祭星以祈風氣之和者也有時而星熺熺星之明或有祭所主者有時而

熛炬熱甚也謂旱熱甚而祭有時而朐朐遠也或遠而為歲祈福而祭之也未鼠

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賢憂也凡此皆尹之憂人故竇為祈禱祥而祭之調

陰陽為物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花落之萑物

益其光輝是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秝物也〔通〕術故態

眇其大指禾運謀所去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
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歲數移麻聲服變神祭
更國號更皆主運氣安危以應盧滿雜合時樂之
務下言祭變則事天事神事鬼之說也周分野午
陽極也過此變則為陰故臣過上婦擅主兵戈起
而鐵重於金聲下曲食鹹苦皆陰位氣味之變運
變而國隨之矣祭有時星云云衆三代之變祭以
表世運夏祭闇曰星啟祭陽曰熖周祭日以朝及
闇曰星墇曰胸鼠應廣子為鼠晝伏夜出應陰陽

之數意二至祭耶華落意春秋祭耶園具樹物兩
應此此葛然所以歸結干祭謀在人運在天人可
四天不能勝天天子合天道調陰陽押時變其謹
祭祈天永命乎天命棄去之則移矣故修靡盡人
事以轉下之俗尤必運謀參天化以持國之衰○
陰陽之數窮於亥而始於子子晨也一周天為二一
元當王者革命之正朔樹木生為華而散為落落
而更生則一歲之帝神更矣當王者易世之建祀
即所云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庶國之稱號亦更

也圖具楙物楙是山川壇墠封域之變三統於揚衆之類物是文章服色之易三代青白赤之尚此皆世代之更改步改物之謂也㊟此後世讖數緯術之說推背代運之圖加倍後天之法丹恐五德所不談洪範志所不載陰陽家所不識九流六儒又其誕矣焦未必管氏之書其周秦之間游士歷世選而託爲神說夫談驗于事後發微於占前術固懸矣管氏雖符讖識之言不能占三辟人之必亂五公子之必爭其又迂而及王命葦興之數耶

按古大人之器惟卜筮年八百世三十周公定洛之符未聞決於數數之顯自亡秦者胡而後始絲絲新漢之交其氣著意周室尚文之後天地之秘壹闢奇說異人幻術鬼師書契別有一家數學派傳容授爲後代緯書符命之宗奉為靈寶當仲之世式已有遇之如石室蘆灰之傳得于秘藏采本固自神其業然而左氏至好奇也後怪迂徵應前定之說不過曰卜曰夢曰史曰巫曰妖曰神見神焉未有及運數之計則此必春秋之後七國游客

異端方士占候之家鑿空依神以動世主所自見奇內為神仙方祠外為風角望氣又怪為九宮五運筭推緯驗至此廣乃有不得知者耶至于誇神經不及敘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溴之中又夸夸以求其辭則惑矣

淫侈靡可徐乎曰不可化于涼薄奢作于奢何五有開讀乃儉以率民來開以儉率也有開化民以儉示則以尊修也民之于利動矣君人者塞溺修坊以止流之溢而反其原不能又自然

而决以注乎太古榛枝野鹿穀食鶉衣上下一
齊有財無用之後聖人建之官長設之度數列
之六儀奉生報死祀遠之文俗故通之功亭封
之化居有錫所以成達頤通養萬民而宣教化
曰如是以利下自利乎哉以一一、俗而稱人心
之初伴偷起化曾權設險陷坎下之心以
自行巧而奸富懷民俗乎哉予許侈靡所深妄
務別無外奇怨只以先王倫常之陳下而準轄
輕重之術以人用不可必已之務冥施心

切囚市之媒使鳩世者憤而歎曰聖人不丕太盜不止然則將盡舉開民務者之帝王為从于蹠之道乎王制云析言破律左道亂政此篇嘗服此刑也噫非管氏之書七國游士挾術橫議好事之流文致其辭援王以飾霸而因推霸以附王也則管氏不勉王格君而因任其欲使驕淫內發已又以三歸樹塞阿邑揚沸而階之厲也仲亦過矣夫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太公報政曰尊賢上功而桓公尊富上侈不有澣衣漱冠

不揜豆之晏子誰為救而反云我惜哉景之于桓無什二也假而得君晏子桓公之忠臣而管仲之三天